

祝勇作品系列

# 文字的城邦

饮风楼读书记第二卷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祝勇作品系列

# 文字的城邦

饮风楼读书记第一卷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城邦：饮风楼读书记·第二卷 / 祝勇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5.2  
( 祝勇作品系列 )

ISBN 978-7-5060-8042-2

I . ①文… II . ①祝…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3311 号

### 文字的城邦：饮风楼读书记第二卷

(WENZI DE CHENGBANG: YINFENGLOU DUSHUJI DIERJUAN )

作 者：祝 勇

策 划 人：张 杰

产品经 理：陈丽娜

责任 编辑：陈丽娜

责 任 审 校：李皖南

书 籍 设 计：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吴玉萍

责 任 营 销：何 遥 010-85924690

投 稿 信 箱：tougao@rmfd.cn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政 编 码：100007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开 本：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3.75

字 数：265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042-2

定 价：48.00 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 自序

— · · —

# 一场共同的冒险

—

本书中收选的篇目，大多是从以往出版过的集子里抽出来的，只有少数篇目，如谈论刘心武的“文革”写作那篇，还有一些对话、答记者问，是新补进的，从未收入过其他集子。那几本旧集子包括：《禁欲时期的爱情》（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你有权保持沉默》（大象出版社，2001年）、《给堕落一个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大师的伤口》（海豚出版社，2012年）等，写作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差不多有20年。因此，编这本书是一次唤醒，或者一次漫长的回声。20年前的文字落在纸上，今日重新检视，我竟然是自己的读者。

20年中，文字一点点摆脱幼稚粗陋，从这本书里都看得出痕迹。尽管编订《祝勇作品系列》时，我本着去粗取精的精神，试图对从前的粗浅文字尽可能地消赃灭迹，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历程，每一段文字，都是那历程的一部分。我们每每以“现在”的目光回望“过去”，实际上“现在”也在不断地消失，变成“过去”的一部分。生命的过程，就是将无数个“现在”变成“过去”的过程，或者说，所谓的“过去”，是由无数个曾经的“现在”组成的。谁能知道，20年后，我又如何看待今日的文字呢？这样想着，自己就对自己多了几分迁就和“宽容”，少了几分悔其少作的惋惜。

## 二

我们常说，写作是一种冒险，那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年华、生命投入其中，很可能毫无意义，血本无归。相比之下，阅读则要轻松和幸福得多。我不止一次地希望自己能够放下手中的笔，去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但是，阅读同样具有冒险性，如同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里所写的，在万千书海中选择一本书，那也是一种偶然，那份偶然里，都包含着种种不可预测的际遇。没有人知道，出发之后，自己会走出多远，抵达什么地方。

我想起八年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旁听白先勇先生开设的昆曲课，看那些黑人女生轻扭腰肢、舞动水袖，真让我产生恍惚感。我记得当时有位教师说，白先勇先生把种子撒下去，谁也不知道将来会结出什么果子——那些幽幽咽咽的唱腔、袅袅娜娜的身段，在文化生态迥异的土地上发酵之后，有朝一日会演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就像一本书，在穿越漫长的时间和空间之后和一个人遭遇，进入他的内心，它就不再是原来的那本书了——

它已经脱离了作者，变成阅读者的一部分，变成他的道路和命运。书会在不知不觉之中修改、甚至掌控一个人的命运，对此，那本书或许毫不知情。

每个人的写作史，都包含着他的私人阅读史；每个人的写作冒险，也都包含着他在阅读上的历险。每个人在精神上的来路——是荒僻小径还是金光大道，都能从他的个人书单中，辨识出端倪。

### 三

因此，这本书可以被称作一部阅读之书。阅读别人，也是阅读自己。因为这本书中谈论的20世纪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另外一个自己，因为我们读他们的书长大，他们就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和细胞，甚至长成了我们的某一个器官，决定着我们的趣味、欲望和内分泌。

以此来看这本书中涉及的知识分子，比如出走的鲁迅、归来的沈从文、被歪曲的巴金、迷失的舒芜、“文革”中的刘心武，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是携带着各自的阅读史进入写作的。就在前不久，同刘心武先生见面，我还与他谈到了“文革”后期的文学作品（如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对他“文革”写作的影响，这些影响后来又发生了反向的作用，才有了《班主任》。于是，在个人阅读史之外，我看到了一个更浩大的阅读史，那是一场由无数人参与的共同冒险，一场不动声色、又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些时间不同、空间各异的人们通过阅读彼此联系、互动、纠缠、

渗透，成为他人的一部分，同时也让他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因为阅读，每个人都不再是单纯的自己，或者说，“自己”这个词，在阅读领域根本就不存在，尽管我们愿意把那个经过了重新建构的人，仍旧称作“自己”。

于是，在这本书编校完成的时刻，我发现了阅读的秘密，即：每个人“自己”都有意无意寻找着“他者”，通过“他者”重新建构着自己。一个人要成为他自己，必须要从别人的头上飞越。无论他是否写作，但是只要他扭亮台灯，掀动书页，他就已经开始了一场远行，并成为整个阅读链条上的一部分。阅读从来都不是个人事件，就像写作一样，我在本书中谈及的那些文化人物，即是证明。



2014年9月18日于北京

9月19日改定

# 目录

— · · —

1

## 自序 一场共同的冒险

每个人写作史，都包含着他的私人阅读史；每个人的写作冒险，也都包含着他阅读上的历险。每个人在精神上的来路——是荒僻小径还是金光大道，都能从他的个人书单中，辨识出端倪。

1

## 第一辑 一些人物

出走与归来	3
被歪曲的巴金	28
智慧的痛苦	34
存在的代价	37
——透过舒芜看“迷失”	
答袁良骏先生书	66
从英雄话语到话语英雄	71
——“文革”中的刘心武	
平静的言说，不平静的回响	96
——读王充闾散文	
禁欲时期的爱情	101

111

## 第二辑 一些随笔

苍凉的回眸	113
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法	118
穿越的可能性	125
——读虹影小说《K》	
荣誉光环下的阴影	129
你有权保持沉默	133
——面对荒谬的一种态度	

疼痛与快感	143
《红色娘子军》：对苦难的美化	146
哈维尔与昆德拉	152
长达一生的写作	159
——读舒晋瑜《说吧，从头说起》	
沉入与潜出	167
小说中的对话	172
碎片时代的学术	175
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	178
我写《故宫的风花雪月》	182

---

199

<b>第三辑</b>	以笔为泉，以文润魂	201
<b>一些对谈</b>	——与刘心武的对谈	
	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	212
	——答张英问	
	阅读的冒险历程	235
	——答《大连日报》记者问	
	中国作家：谁能跨过世纪门槛	239
	——答《羊城晚报》记者问	
	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	246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小说家就是魔法师	253
	——《血朝廷》三人谈	
	《辛亥年》的历史回声	264
	——答《文学报》记者问	
	历史不是与现实无关的废墟	278
	——关于《辛亥年》的对话	

一百年前的抉择与一百年后的态度	299
——答《中国青年》记者问	
棱镜中的历史	310
——历史影像与历史写作三人谈	
所有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历史的入口	324
——答《北京晚报》记者问	
我想生活在每一个朝代	339
——答《大连新商报》记者问	
文学的故宫	345
——追忆《故宫的风花雪月》	
故宫是一个与历史相遇的地方	367
——答《深圳晚报》记者问	
对中国古建筑的精神分析	374
——答深圳《晶报》记者问	
我的小宇宙	379
——《中国国家天文》名人微访谈	

---

383

---

第四辑	《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序	385
一些序言	重读大师	391
	——《重读大师》序	
	《改写记忆》自序	394
	《你有权保持沉默》自序	397
	《绝境的地图》自序	399
	《北京记忆》序	401
	《生门》序	404
	《人迹霜语录》序	413

第一辑  
↓  
一些人物  
↑↑



## 出走与归来

沈从文的作品拓展了我对于世界的认识，让我知道世界并非根据我想象的构图存在，也就是说，在我所能了解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或者 N 个世界，那些世界封闭、传奇、能量丰沛、光怪陆离，不按照我们习惯的规则运行，而且，闲人免进。在我们视线的盲点上，它们的真实性无须争辩，即使沈从文没有把它写出来，它们仍然存在。

著名的《边城》，是以一本旧单行本的方式进入我的记忆的，带着它的水气和植物气息。它使梦游成为我夜晚的主题。沈从文，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对他的年龄、相貌、性别、籍贯、履历、社会关系、政治面貌，我一无所知，却充满好奇。书页发黄，边缘破损，印刷厂的铅字力透纸背，几乎从背面就可辨认。书的形式的简陋，与它描述的世界的丰满茁壮格格不入。题记中

把它称为“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sup>[1]</sup>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边城与我们的关系，根据“生活在别处”的原则，这“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将我深深吸引，不能自拔。

忘记了是哪一年（1988年？），我在饥肠辘辘的深夜遭遇这样的字句：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sup>[2]</sup>

无论边城在哪里，它都将唤起我们的幻想与热情，因为沈从文的每一个字，都晶莹饱满、温润明亮，一如南方水田里的稻米，喂饱我们的想象。在中国雨量充沛的南方，有无数古老植物的枝叶在他的文字间晃动，物种不明的兽物蛰伏其间，人与神鬼比邻而居，鸡犬之声相闻。作为一个记录员，沈从文忠实地记录着那

[1] 沈从文：《边城·题记》，见《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第5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 同上书，第65页。

个地方的自然史、宗教史、社会史、战争史、风俗史，所有事物都传递着积累了几十个世纪的隐秘信息。沈从文在 1934 年 1 月 18 日给夫人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人类的哀乐！”<sup>[1]</sup>

同样描述了大量的乡土民风，我注意到沈从文的家园与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它们是对立的。鲁迅笔下的故乡仿佛一块均质的岩石，灰暗、窒闷，无法穿透。比如《祝福》写还乡，一开始就写到“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sup>[2]</sup>而在另一篇直接以“故乡”为题的散文中，他亦在开篇写道：“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sup>[3]</sup>一幅“枯藤老树昏鸦”的倒霉景象。我甚至注意到鲁迅对雪的情有独钟，雪的意象时常在鲁迅作品中出没，诸如《祝福》《在酒楼上》《雪》等，将他笔下的故乡衬托得更加凛冽和寂寥。这似乎与鲁迅江南人的身份不符。我曾经去过绍兴，与鲁迅的描述大相径庭，这座古镇（包括它的乡村）明媚而俊朗，它

[1] 沈从文：《湘行书简》，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第 188 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

[2] 鲁迅：《祝福》，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5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3] 鲁迅：《故乡》，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47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的河道、石驳、白墙、黑瓦、花窗、街衢，无不令我们的目光变得柔软和明亮。

关于鲁迅作品中的用色，美术大师张仃曾有专论，他说：“鲁迅先生的作品，猛看上去很像单色版画，但在凛冽的刀尖所刻画的景色和人物上，罩上了一层薄雾，迷蒙中具有色彩。不过这色彩太黯淡了，倘不仔细辨别，很难看出——像仅从一角射进一线阳光的庙堂，光线微弱而稀薄，反射在古旧的壁画上，所显示的隐约在幽暗中的色彩。”<sup>[1]</sup>如此说来，沈从文的作品似乎更像恍惚迷离的印象派油画，可以感觉到阳光的颤动，特别是阳光与水接触后的散射。这使现实像梦境一样晃动起来，我看不见所有的人和事物在微妙的光线中沉入和潜出。

显而易见，鲁迅对乡土采取了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故乡给他带来的永远是负面消息，所谓“风雨如磐暗故园”，<sup>[2]</sup>而返乡，则一再对他造成伤害，他对故乡的唯一态度就是“我明天决计要走了”，<sup>[3]</sup>“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sup>[4]</sup>“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怎样的留恋。”<sup>[5]</sup>“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

[1] 张仃：《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绘画色彩》，见《张仃画室》，第一卷，第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 鲁迅：《祝福》，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鲁迅：《故乡》，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同上。

[5] 同上。

去寻为 S 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sup>[1]</sup>对于这种态度，沈从文并不同意，照汪曾祺的说法，“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sup>[2]</sup>故乡是他生命的来源和最终的归处。

我先后五次去过沈从文的故乡，每次都怀有一种隐秘的冲动，仿佛我对它的眷恋永无休止，我后来在《凤凰》一书中这样写：“那片斑驳老旧的版图，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熠熠发光。”<sup>[3]</sup>第一次去凤凰的时候，我的年龄和沈从文流浪到北京时差不多，那可能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远行，充满了刺激与冒险，仅凭沈从文小说的指点，抵达那深不可测的山野。所幸的是，在湘西我没有迷途，湘西没有岔路，因为所有的路都是岔路，所有的岔路都会把我引向一个新的河谷，有意料之外的人和事在等我。我曾经认为沈从文很像马尔克斯，是魔幻主义大师，它的作品更多地依赖他丰沛的想象力，湘西修正了我的观点，它认为：沈从文遵从的是照相写实主义（他甚至大量运用了绘画和电影的手法）。一切都在湘西的掌握之中，包括沈从文。美国最著名的沈从文研究者金介甫（Jeffrey G. Kinkley）写道：“也许沈从文这位艺术家可算过分

[1] 鲁迅：《琐记》，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29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2] 汪曾祺：《〈沈从文传〉序》，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第 409 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3] 祝勇：《〈凤凰〉序》，见《凤凰：草鞋下的故乡》增订本，第 4 页，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年版。